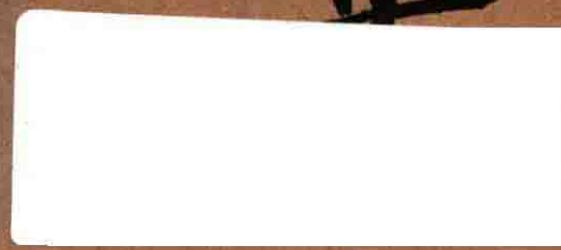


登廬文集

漢式題



澄廬文集第三集

鄒魯海濱撰

專件

西山會議（十六年）

『西山會議』這個怪名詞，二三年來，總算是婦孺皆知，中外聞名，像煞神通廣大，萬惡可作，罪惡彌天了。究竟什麼一回事，却多莫明其妙，待我個中人來說說真相吧。

『西山會議』名詞的由來，係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，因廣州中央黨部，被共產黨把持，不能行使職權，同時洞悉共產黨，奉着第三國際命令，加入本黨，爲黨團作用，要危害黨國，遂在北京西山總理靈前，開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會，來謀挽救。因此人就將此會叫做『西山會議』。

『西山會議』已是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來謀挽救黨國，所以到會的人，只有中央執監委員。計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，除胡漢民被逐在俄，熊克武被捕在獄，李大釗、譚平山、于樹德、林祖涵，因

本身係共產黨，不許列席外，計實際委員，祇有十八人。此十八人列席西山會議的，計有林森、居正、覃振、石青陽、石瑛、戴傳賢、沈定一、邵元冲、葉楚傖、鄒魯等十人。李烈鈞雖未列席，却來電贊成。沒有列席並沒有贊成的，祇有汪精衛、譚延闓、柏文蔚、王法勤、于右任、恩克巴圖、丁維汾七人。監察委員五人，列席西山會議的有謝持、張繼二人。吳稚暉署名通電召集西山會議，並於西山會議第一次預備會出席，且做主席的，所以吳稚暉說，他是西山會議派，就是這個事實。鄧澤如雖沒有到會，却暗中助過錢。監察委員五人中，祇有李石曾與西山會議沒有關係罷。候補執行委員，則尚有茅祖權、傅汝霖等列席。這是西山會議的脚色。

西山會議所做的什麼事呢？他所決議的重要議案：

- (一) 取消共產黨在本黨黨籍案。
- (二) 顧問鮑羅庭解雇案。
- (三) 懲戒汪精衛案。
- (四) 取消政治委員會案。
- (五) 變更聯俄政策案。
- (六) 移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上海案。
- (七) 修改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案。

此外則幾次在北京主持民衆倒段運動，反對日本出兵奉天，反對關稅會議等事，這就是西山會議的工作。
『西山會議』爲什麼鬧得萬惡似的，固然是由於共產黨的造謠離間，亦由於自稱『革命的向左轉』之汪精衛等，幫着推波助瀾。

共產黨奉着第三國際加入本黨，惟一目的，就是要破壞本黨。本此目的，如是將整個的國民黨，分爲左派、右派、中派，却借着幫助左派的話，今日指甲爲右派，認爲反革命、不革命，拿乙做左派去消滅甲。明日又指乙爲右派，認爲反革命、不革命，拿丙做左派去消滅乙。層剝不窮，國民黨就不能不自消滅。如何叫做左派是革命的呢？除共產黨外，現時能作它的工具的，却可暫時承認。如何叫做右派反革命的，不革命的呢？不要說是反對它的，就是不断努力做它工具的，都在這範圍內。何況西山會議明明要肅清共產黨，當然是第一等的反革命的右派，罪不容誅了。

但是要拿反革命的罪加上西山會議，又無事實，那就不能不用共產黨誣人的慣技了。說是與段祺瑞勾結啊！與帝國主義勾結啊！十四年冬我和謝持同志由京漢車出京的時候，沿路各車站，都貼有這類傳單，却一一與事實相反。論起勾結段祺瑞呢？西山會議開會時，所發表的『對時局宣言』、『告國民書』、『致國民軍全體巧電』、『反對段祺瑞戀棧感電』，那一件不是明明白白指着段祺瑞來聲討呢？幾次民衆倒段運動，復悉由西山會議主動，我與林森所住的竹竿巷房子，就是主動的總機關。論起與勾結帝國主義呢？西山會議對於日本出兵滿洲，即

拍一巧電致郭松齡，其文云：「日本公然出兵，截我剷除軍閥之路，亟應由前敵限令撤退，不宜許其任何條件，致陷於奉張之續。」並分電吉黑，防止俄軍藉故侵入。此戰勝固勝，敗亦勝。愿先生爲國民先驅，毋以成敗爲慮。」並由會中推我與林森同志，到日本公使館嚴重警告。上海空前的對日國民大會，亦由西山會議的人主持。至於反對關稅會議，日日與顏惠慶、王正廷等爭持，尤爲歐美同學開會的各團體共見共聞。本來共產黨的造謠，羌無故實，毫不足損。所以西山會議弄到萬惡似的，却由於當時主持廣州黨部及國民政府的汪精衛等，本着「反共產就是反革命」的主旨，拚命的用着黨部及國民政府之力量，來幫共產黨造謠誣陷，有錢有勢，日日電報，日日傳單，逆啊！賊啊！開除黨籍啊！命令聲討啊！雪片一樣的宣傳品，向西山會議進攻。西山會議的人，雖然沒有錢，沒有勢，但做幾篇文章駁斥駁斥，是未嘗做不到的。所以終是默默不言的緣故？不過不想自己同志弄得惡感深了，難於將來團結；并希望在廣州一般同志，本着地位，一旦覺悟，實行清黨，事半功倍；尤深信凡是同志，若不將共產黨清出黨去，必將爲共產黨清出黨來，那時終歸仍要合在一塊，所以終不愿過於反駁。因此西山會議，除對於汪精衛開除黨籍六個月外，其他一無所瑕疵，乃汪走之後，蔣介石接着主持黨政，一本汪精衛對付西山會議的手段。去年三月中山艦事，我們去電獎勵蔣介石，倒博得蔣介石大罵一頓，反與共黨弄成一氣，開什麼聯席會議。此時雖對於蔣介石萬分失望，亦祇有用書面警告罷了。一方面醜詆無遺，一方面緘口不答，那萬惡似的西山會議就造成了。於是這裏大叫打倒西山會議，那裏大叫打倒西山會議。若問西山會議應打倒的罪狀，除了說不應該清黨及

變更聯俄政策以外，却沒有一個罪狀。「西山會議」當時已造成萬惡似的，於是共產黨對於所不滿意的人及團體，便加上「西山會議派」五個字；有了西山會議派五個字，即罪在不赦。中國不滿意共產黨的人固多，即本黨中除在西山會議統下之黨部及個人，不滿意共產黨的人亦極多。共產黨乃用黨團作用，一一由機關團體，指爲「西山會議派」，「西山會議派」遂布滿了全黨，布滿了全國，神通廣大極了。胡漢民說：「西山會議能够得婦孺皆知，中外聞名，不可不歸功於共產黨。」真是至言。實際西山會議的主張，固然得海內外黨部及同志的贊同；在這主張下努力奮鬥的黨部及同志，尤爲不少。若論當時在西山開會的委員，則不過十幾個人罷了。且西山會議十幾人當中，有二三人由上海俄領事約去談話，說明：「共產黨不要政權，只要三分一的黨權。汝們不必再主張清黨了。」於是就有若干人到廣東，悔罪式的，或登告白，或寫書信，「脫離西山會議」。幸虧在上海到了二十八省區代表，開成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，選出第二屆執行委員，來接續下去。西山會議的真相，就是如此如此。

西山會議既要和帝國主義者及軍閥奮鬥，又要和共產黨奮鬥，本黨同志受了共產黨迷惑的復不斷的拚命來進攻，內外皆敵，真是苦極了。隨後得到報告，知「共產黨反對北伐不成，轉而假贊成北伐，北伐軍所到的地方，就拿着實權，實權到手，就覆沒本黨」的陰謀；於是再三主張北伐須先清黨，方不至養虎自噬。那時不特不見信於廣東的同志，反當作離間手段。及至北伐成事實，西山會議通令各黨部同志，一致努力參加，幷命同志盡量加入北伐軍工作。那時這班同志加入北伐軍中，被人知到，還要爲反革命，不少的變姓更名，始混進去，總算忍辱

極了。結果各同志均能本着主張，分頭奮鬥，直到今年各處清黨，其功益顯，那就不能不佩服忍辱奮鬥的諸同志了。

我不清共產黨出去，共產黨必然清我出來。尤其是當權的蔣介石，共產黨再不能相容。果然這話不幸而言中。軍隊到了長江，共產黨就奉了第三國際命令來倒蔣了。武漢共產黨用本黨的名義，開什麼會，說什麼提高黨權等十幾問題，暗中却是倒蔣。陳銘樞同志，得到這種事實，抱病跑到江西，報告蔣介石，及請示辦法。那時蔣介石仍抱左邊拿着國民黨，右邊拿着共產黨，來做中國革命領袖的迷夢。（這說並不是推測，觀蔣介石南昌演說文便明。）將它的條件一律容納；誰知到共產黨是奉第三國際命令倒蔣的。蔣介石雖然容許他的條件，他却不要蔣介石容許，仍非將蔣介石清出來不可，報告事件與蔣介石知道的陳銘樞同志，也被迫出武漢來了。打倒蔣介石的口號，普遍了兩湖。蔣介石同志，至此才恍然大悟。各地忠實同志清黨的進行，也預備成熟了。蔣介石到了上海，南京始決心清起黨來。西山會議的主張，總算見諸事實了。

「西山會議」止有清黨的主張，屢向各方表示：『共產黨脫離本黨的日子，就是黨部歸於統一的日子。』所以南京、上海、將清黨的時候，我們決定四個統一黨務辦法：

（一）恢復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，施行職權；

（二）粵、滬兩方之第二屆執行委員會，合併施行職權；

(三)滬、粵兩方中央黨部，分別舉出同等人數，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集事宜；

(四)滬中央黨部，宣告清黨目的已達，自行結束。

上海將清黨之前數日，吳稚暉同志正式來說蔣介石等決定，黨是決清了，不管汪精衛如何和緩，共產黨如何退讓，却不遲疑了。但是實際雖然清黨，外面還要說容共聯俄。清黨雖是西山會議派先覺，我們統須請出來辦事；但外面還要說是打倒西山會議派，總請我們原諒。我大怪起來，與吳稚暉同志辯論了三四個鐘頭，他們所定的主張不能變更，我們所定的四個辦法，就無從向他說起。所以四月上海清黨的時候，竟不敢公言反共，偏說是工人與工人衝突，軍警出來彈壓；對於容共政策，是不變的。同時發出查封環龍路四十四號西山會議的中央黨部的文電。蔣介石對於北京查抄俄公使館，搜出許多謀害中國的證據，還要為俄國抗言。却是汝要容共，共早不要汝容，俄國早在莫斯科聲討蔣介石了。這可謂「心勞日拙」吧！

「西山會議」的同志，對於四十四號的查封文電，仍然本着同志不內爭的主旨，默默不言。還是我氣量窄，忍不住，做了好幾篇文章要發表，都被同志扣留着；寫了幾封責備蔣介石同志的書信，寄到南京，都被同志截留着，我亦祇得忍氣不言。却有一班同志主張滬甯合作起來。南京同志胡漢民、吳稚暉、李石曾、古應芬、鄧澤如、蔡子民、丁維汾、葉楚傖等，亦疊來函約往南京，以瞻總理墓為名，實是商量統一黨務。結果張繼由日回來到南京後，已商妥寧滬兩中央，各舉同等人數，來辦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的辦法。忽蔣介石同志下野，各人紛紛離南京。事就

中止了。斯時武漢方面，亦將清黨，由汪精衛、許崇智兩同志往來商漢、滬合作，進而商漢、甯滬合作。卒由譚延闓、孫科、由滬來甯來滬，商定根本合作主旨；回甯後復同汪精衛等來滬。與在滬之滬甯同志商漢、甯滬、三方中央黨部統一辦法。計三方中央推出負責代表，開談話會三次，先後到有汪精衛、譚延闓、伍朝樞、程潛、鄒魯、葉楚傖、李烈鈞、王伯羣、謝持、楊樹莊、許崇智、張繼、覃振、于右任、居正、茅祖權、劉積學、甘乃光、傅汝霖、李宗仁、張人傑、蔡元培、繆斌、李煜瀛、褚民誼、孫科、朱培德等，一致的決定漢、寧、滬三方中央黨部，各推出委員六人，候補委員三人，另三方公同推出委員十四人組織特別委員會，來統一黨務，代行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，并負統一地方黨部，及籌備第三次全國大會之職責。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，亦由特別委員會改組。漢方的特別委員及候補委員，却由汪精衛同志親筆寫來提出。三日談話得了圓滿結果。九月十五日漢、甯兩方中央執行委員在成賢街開會，滬方中央執行委員在紫金山開會，分頭一致將談話會預定之案決議，成立特別委員會，黨事從此統一。西山會議即將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中央黨部移交特別委員會，西山會議就此結束。西山會議的功罪，我以為亦由此定論了。

特別委員會成立的時候，在南京看見汪精衛一電，大意是說「破碎之黨，歸於完整，他引退了」。當時我還覺得平平的。忽而聽見汪精衛到了廬山，忽而聽見顧孟餘到了武漢，忽而聽見陳公博、甘乃光到了廣東，顧孟餘到武漢後，忽而聽見武漢突然成立政治分會，忽而聽見武漢反對特別委員會，忽而聽見汪精衛到武漢，解釋特別委員會是有先例的，忽而聽見汪精衛提出開所謂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會，來追認特別委員會，陳公博、甘乃光

到廣東，忽而盤桓閩、贛邊境的葉挺、賀龍，到了潮汕；忽而奉命追擊葉、賀，共軍之張發奎、黃琪翔，由韶關到了廣州；忽而廣州擁護特別委員會民衆大會，奉命從緩舉行；忽而廣州盛唱打倒特別委員會；忽而汪精衛由武漢到上海；忽而汪精衛由上海到廣州，主張開所謂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會，取消特別委員會；忽而聽見汪、蔣合作；忽然聽見汪精衛偕李濟琛來上海；忽而聽見張發奎、黃琪翔、襲擊黃紹雄、黃埔學校，及各機關等，占領廣州；忽而聽見廣州爲共產軍占領，宣布共產；忽而聽見張發奎、黃琪翔打退共軍，復占廣州。事實奇離，就是看影戲亦看不到這樣變化。綜算起來，這種把戲，自然以汪精衛爲主角，顧孟餘、陳公博、甘乃光、葉挺、賀龍、張發奎、黃琪翔等，爲其中要角。他們對於特別委員會，初說「完整黨務」，繼說「從前有先例」，三說「要開所謂第四次全體會議來追認」，四說「要開所謂第四次全體會議，取消特別委員會」，終則張發奎、黃琪翔作亂，弄到今日廣州殺數千人，燒千間屋，亦說是反對特別委員會，特別委員會遂成了萬惡。特別委員會所以成此萬惡，輕輕的又移到西山會議派身上，說是西山會議把持特別委員會，西山會議腐化特別委員會，將已結束的西山會議，又要拿回來做廣告，真像萬惡似的。

在此時期，要明西山會議與特別委員會是否萬惡，不可不先明特別委員的真相。反對特別委員會，自然是汪精衛同志首屈一指的。他的言論，也就可以代表反對特別委員會的言論。他雖然說：「見了孫科同志，提出特別委員會的主張，他氣極了！他便退席，他便離開上海。」但事實告我却不如如此。孫科同志提出特別委員之前，在

武定路張人傑同志家中，還有一度談話商量統一黨的辦法，汪精衛是一致的，孫科同志不過將這次談話，寫出文字來便了。十一日第一次談話，孫科同志提出來，大家討論了幾個鐘頭，汪精衛同志發言最多，並沒有因為特別委員會來『氣極』來『退席』更沒有『離開上海』。第二日仍然『出席』。漢方提出特別委員譚延闓、孫科、何香凝、朱培德、程潛、于右任六人，候補委員顧孟餘、陳公博、甘乃光三人，清清楚楚由汪精衛同志親手交出所寫的名單，聞說孫科同志等並沒有事前曉得。這樣說來，特別委員會是汪精衛同志確確實實贊成的。進一步來說，還是汪精衛主張的。據李宗仁同志發表談話說：『當時我（李宗仁自稱）對於特別委員會之產生，非常懷疑，因恐以後黨中，以此為借口，乘機加以攻擊。我在伍宅談話會我問汪氏，假使有人反對特委會，我們如何對付之。汪氏即為我解釋，現在特別環境之下，可少顧法律，促進事實。現在甯漢由破裂而合作，同時西山會議諸同志反共最先，甯次之，武漢同志檢出共產黨陰謀證據後，始行清黨，三方目的可謂一致。現既聯合，可用特別委員會辦法以聯結之。……特別委員會之產生，有前例可據。廖仲愷被難時，亦組特委會，以行使中央職權，有三閱月之久。現既在特殊環境之下，特委會之產生，當然無可疑義。』凡上所說，對於特委會之主張何等堅決，更說不到『氣極』『退席』『離開上海』了。至說特委會未經第四次全體大會決議，法律手續不合的話，亦是事後來吹毛求疵的。當孫科同志提出特委會之產生，本有漢甯兩方應由第四次全體大會決議字樣，因為甯方沒有第三次全體會議，漢口第三次全體會議，又是完全對付甯方的，甯方當然不能承認，因此漢甯二方力爭。結果將第四次全體會議改

爲臨時執行委員會，到這時候李煜瀛同志還請保留，汪精衛同志那時却真氣極了。到了十二日甯方同志無疑議，纔完全決定。是當時不開第四次全體大會，祇開臨時執行委員會，來決議一切，是各方確定的，並不是遺漏的。到了南京各方中央開臨時執行委員會，來正式決定成立特委會，更不是黨員或委員的個人行動，完全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。更不是忽略了所謂第四次全體會議。今日再拿這話來詆特委會，乃汪精衛同志翻手雲，覆手雨，說了的話不算，做了的事不算，將自己所主張的贊成的特委會，硬要取消。唐生智叛黨，特委會聲罪致討，他說是不對；張、黃借反對特委會爲名，致廣東釀成共產黨之變，他偏要說對。據他說反對特委會的理由，還有一個最可笑的，就是說南京標語有「反對特別委員會就是反革命」。他因此就積極起來反對特委會。特委會是經各方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產生，爲黨的最高機關，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都是由他產生，在黨部及國民政府下，「反對特別委員會就是反革命」，實天經地義的事，用不着很高深的理論來解釋。與汪精衛同志所說：「反共產就是反革命」，「蔣介石同志所說：『反對我的就是反革命』」當不當，自有天淵的分別。配拿來做口實反對特委會嗎？配拿來作亂反對特委會嗎？照這樣說，特委會自有光明正大的立場，用不着拿特委會來打擊西山會議；反言之，亦用不着拿西山會議來打擊特委會。

拿西山會議來打擊特委會的，一說是特委會爲西山會議把持，好笑了。特別委員三十二人，與西山會議有關係的，不過謝持、林森、張繼、居正、許崇智、覃振、鄒魯、吳稚暉八人，恰恰四分之一，把持什麼呢？就是各部委員，統計

亦不過三分之一，把持什麼呢？既是大家皆爲特委會的委員，若說是西山會議派「把持」，則一定是其他方面「放棄」，對於黨事，放棄的罪過呢？把持的罪過呢？且事實告我，每次特委開會，西山會議有關係的人，亦不過三分之一，則把持又在什麼呢？反有人說，特別委員會爲西山會議腐化了，腐化二字，只能對人對事說，不能對機關說；若說特委會的事腐化嗎？則成立不過三個月，北伐軍閥張作霖、孫傳芳，西征叛黨的唐生智，南討勾結共產黨的張發奎、黃琪翔，他還要在萬忙中，裁去十餘萬兵，月減千餘萬經費。放胆來說，短時間做了許多大事，黨史上當數第一。謙一點說，只有對軍閥、叛將、共產黨不起，對於黨有什麼罪過呢？何苦硬要替軍閥、叛將、共產黨出氣，加上腐化二字，將它來打倒？

若說特委會的人，腐化不腐化的問題，則特委會的人，統由中央執行委會選出，且多半爲執委的人。何以在執委就不腐化？在特委就要腐化起來？若說西山會議的人腐化的話，西山會議有關係的人，在特委會的，不過謝持、林森、居正、覃振、張繼、許崇智、吳稚暉、鄒魯八人，吹一吹牛，都是跟總理二十年以上，向革命前途奮鬥的。若說以向左轉爲不腐化，翻雲覆雨爲不腐化，稱兵作亂爲不腐化，勾結共產黨爲不腐化，利用共產黨的爲不腐化，右手拿住共產黨，左手拿住中國國民黨，而發中國革命領袖的迷夢的爲不腐化，破壞本黨統一，運用甚麼全體會議來爭他個人地位的爲不腐化，則西山會議的人，誠有愧色。却使住必洋樓，出必汽車，一茶會花去數千元，一旅行花去數十萬，纔不算腐化，則西山會議的人，亦祇有敬謝不敏。若說是西山會議肅清共產黨，變更聯俄政策，開

除汪精衛黨籍，解雇鮑羅庭顧問爲腐化，則今日全黨皆先後一致的跟着來做，豈曲突徙薪的是腐化，焦頭爛額的纔算不腐化，那就西山會議，應任其咎了。

從前共產黨用左派、右派、中派、來分化本黨，使本黨剝蕉似的，一重一重剝去，差不多同歸於盡。各同志現在却大覺悟特覺悟了。目前左派、右派、之伎倆用不行了，又變個花樣，說是腐化，說是西山會議，來分化本黨。一班同志，又發狂的跟着來叫，問他腐化是什麼事，西山會議什麼事，則又啞口無言。同志啊！汝不見浙江省黨部保存紹興搜得共產黨的決議案麼？他說：「要分裂整個的國民黨，由分化西山派着手。」我同志那可不再三猛省！

南京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因慶祝討唐大會，死傷了十幾個人，所謂民衆團體，一口氣說是鄒魯、謝持、居正、覃振主使。這幾個人都是西山會議的人，自然是有人一網打盡西山會議，「借尸圖賴」一目了然的。爲問用什麼東西來殺民衆，他們不能答，因爲西山會議的人，無一兵一卒，可以殺人。若說黨軍可由三數私人指揮殺人，那就辱我黨軍太甚了。此案發生後，我就在國民政府會議席上，提出拿辦主使，及前後在大衆高唱打倒特委會，國民政府軍委會，與打毀市黨部的行爲犯。譚延闓同志是日主席，正由滬回，他說：「若單純共產黨暴動，悉予拿捕，自屬易辦。此事發動，由上海有人主持，實黨內之爭，爲人所乘，愈捕愈加糾紛，」就此擱置，我乃恍然。及聞蔣介石同志，在所謂預備會，對於所謂民衆請願查辦主使實施的憤語，說：「民衆已經指定某某十人爲主使與實施，則主名已得，何必再查。即應將所指定之某某十人懲辦，」我更恍然。因爲蔣介石同志如果真正尊重民衆，何以張發奎、黃

琪翔、在粵作亂，慘傷無數民衆及黃埔學生，介石同志却不講一句查辦的話。汪精衛、顧孟餘等包庇黃琪翔等，民衆用真憑實據，懇請查辦，介石同志反爲解說，及保護汪精衛等出席什麼會。前者何等義憤，後者又何等不義憤，介石之心，路人可見了。幸虧商務印書館搜出共產黨秘密文件，有「宜乘羣衆集會，亂放手槍，造成南京類似之慘案」一條，始知上海主持暴動的人，徒給共產黨搗亂之機，反而借來摧殘西山會議的人，共產黨應大快特快的說，一擊兩中，汝說可憐不可憐呢？這就不是西山會議問題，實國民黨全黨的問題。

「西山會議」有關係的人，謝持、張繼、許崇智、居正、鄒魯、傅汝霖等，見所謂預備會定期開會，就發出告同志書，一面說開所謂第四次全體大會，來取消特委會的不對；同時說明特委會法律事實，又極有根據，末述我們都可引退。從此後我們就沒有到特委會開會，表示我們對於特委會，雖主張正誼，不能由所謂第四次全體會議來取消，却完全是爲黨，不是爲個人，那就是西山會議的人，區區愛黨的心。西山會議的人引退，是謀黨的利益，並非有所畏忌。試問目前搗亂的人，比較袁世凱如何？督軍團如何？共產黨如何？那就可以鑒此心了。不過是我們引退，仍愿諸同志本着黨的利益，固然不好拿法統不健全的所謂第四次全體大會來取消特別委員會，亦不好拿已失時效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來行使黨的職權。仍請本着完成整個黨的目的，由特別委員會來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那就我們目前懇切的希望。否則，必致爲親愛所痛，爲讎仇所快，我不忍言了！

末了，仍須向諸同志表明一句話。因爲西山會議祇有主張，沒有派別。特別委員會成立，主張已達，西山會議

即不存在，一切言動皆係個人黨員資格，並沒有西山會議，業經疊次聲明。現在雖拿着西山會議來標題，亦不過一陳既往事實。這是不能不請諸同志諒解的，完了。

國民黨治下的教育經費問題（十八年六月）

增高教育經費

保障教育經費獨立

庚子賠款當完全劃作教育經費

國民黨治下的教育問題，自然是很多，現在所說的，限于教育經費問題，尤其是根據黨的政策來說教育經費問題。『增高教育經費』並保障其獨立，是在黨的對內政策第十三項規定的。『庚子賠款，完全劃作教育經費』是黨的對外政策第五項規定的。現在本黨統一了中國，種種政策都大嚷特嚷要來實現，偏這關係國民最重要的教育，教育最重要的教育經費問題，教育經費，規定于政策內的『增高教育經費』，『保障教育經費獨立』，『庚子賠款當完全劃作教育經費』問題，竟似銷聲匿跡的樣子。黨內的宣傳亦似乎很少的地方見得到。按諸事實，『增高教育經費』的問題，仍然是乞軍人的餘瀝，『保障教育經費獨立』的問題，竟至不敢說了。『庚子賠款』的

問題，則又有提議拿作築鐵路的經費了。質言之，現在黨治下的教育經費問題，可算是到了連話都不敢說的時侯了。我是對於此種問題，有密切關係的，不能不發表這篇文章。

『增高教育經費』、『保障教育經費獨立』、『庚子賠款完全劃作教育經費』這幾種問題，國民黨未定爲政策以前，教育界已爭得不少的時日，也有一部分地方達到目的的。到了十三年春，國民黨定爲政策以後，那時氣勢更高，國民黨的宣傳及標語還了得嗎？若有人對於『增高教育經費』、『保障教育經費獨立』、『庚子賠款完全作爲教育經費』有個『不』字，恐怕是要作爲『反革命』看待。曾幾何時，國民黨的力量越發達，『教育經費』的種種呼聲即越低落，至于今日連話都不敢說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待我來說一說他的經過吧。

本來國民黨總理孫先生在廣州主政的時候，對於教育經費前列三種問題，不但是定爲政綱，還是件件實行起來。『教育經費』也逐漸增高了，『教育經費獨立』也有『保障』了，就是『庚子賠款』也着手『劃定爲教育經費』了，爲什麼忽然間生出一個反結果出來這就是完全孫總理逝世以後，共產黨所作的把戲。

共產黨本來是要『打倒智識階級』的，尤其是民國十四年共產黨在他的大會，報告十三年全年的成績，據報告：『組織完全成功，工農大半成功，學生成績甚少』。因此更想將國民黨治下的教育推翻。其時廣州中上學校的教育，差不多是我主持，『廣東大學』固然包括廣州從前的法政大學、高等師範、農業專門、公醫，爲廣東大學內的法科、文科、理科、農科、醫科。就是工業專門學校亦還是同我一齊辦事的同志蕭菊魂辦理，第一中學是我的兄弟